

屏山文史资料

第三辑

(总第七辑)

解放屏山专辑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委员会编

目 录

方驰辛同志谈解放屏山概况·····	郭其弟整理 (1)
李仕伟同志谈屏山起义·····	郭其弟整理 (2)
有关解放屏山二、三事·····	吕甫章口述 屠永康整理 (7)
屏山解放的前奏曲·····	冉良弼 (10)
我参加解放屏山的回忆·····	周万基 (14)
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	牟本乾 (33)
屏山“警察一中队”起义后的一些情况·····	洪铨光 (34)
解放前夕屏山城内土匪横行录·····	廖义全 (36)

烈士英迹传千古 乡志篇章增光辉

——怀念抗击大刀土匪袭击中都场

英勇牺牲的烈士·····	曾 猛 (38)
回忆解放初期的龙华剿匪斗争·····	王绍鸾 (43)
记叛乱者陈超在川南的败亡经过·····	杨重声 (51)
吕镇华叛乱概述·····	冉永松 (55)

解放屏边前后·····	冉永松 (57)
回忆解放鸭池乡经过·····	黄宏发 (60)
石角营“三进两退”记·····	姚蜀藩 (64)
石角营战斗见闻·····	田志荣 (68)

在团鱼溪剿匪的点滴回忆……………周远福 (72)

“游干班”的由来……………卢培元 (74)

解放军威震屏山 聂炳骧被捉伏法……………彭绍升 (76)

聂炳骧被擒小记……………郑世钦 (79)

吕镇华落网记……………邓正国 (81)

肃清残匪 巩固政权……………胡富强 (83)

生擒顽匪余江海记……………马家旭口述 凌家乐谋篇 (87)

顽匪王矮子的下场……………王思圣 (90)

解放屏山点滴……………梁雨林 (93)

附：一九五零年中共屏山县委招收的政训班

学员题名录…………… (95)

方驰辛同志谈解放屏山情况

郭其弟整理

方驰辛同志是解放后中共屏山县委第一任书记，后任乐山地委书记、西藏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等职。现已离休。一九八四年，屏山县委统战部先后几次派人去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方驰辛同志寓所，请他谈一点解放屏山时的一些情况，同时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方提供的）。为了使屏山人民能够更多地了解解放初期的史实，特将他的谈话内容整理发表。

方驰辛同志首先讲了解放军进驻屏山时的简单经过情况：一九五零年初，屏山旧县长李仕伟到乐山来找军管会负责同志，声称他要起义，屏山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当时乐山军管会主任是张力行，只管乐山境内的事务（他是乐山县委书记）。张把情况向地委汇报后，地委书记鲁大东同志对我说：屏山、沐川两地原来打算马上进军，既然屏山县长来了，就把我们进驻屏、沐的时间提早半年，你们即刻去开展工作。并说：李仕伟已把屏山县政府的印信交来了，你们前去要严格执行政策，减少阻力。

地委立即组织了屏山和沐川两县的领导班子。屏山由我任县委书记，罗云任县长，廖德政任公安局长。由30师90团拨一个半营赴屏山剿匪，相机进驻屏山。我和罗云带了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同李仕伟到沐川后，与部队会合，便往屏山进

发，沿途未遇任何抵抗。我们进城后就遇到不少困难：远离后方，首尾难以相顾，而且隔河就是云南的绥江县，绥江尚未解放；屏山城内没有粮食，部队出城征粮，曾遭到土匪伏击，受了一些损失；七十二军营长陈超同土匪勾结进行叛乱。因此，地委命令我们撤离屏山。撤出后县委组成武工队，在乡村活动，打击陈超和围歼他的主力。直到第三次打进屏山后才稳定了局势，屏山、绥江两县同时解放。这是一九五零年六月份的事。

方驰辛同志还谈了解放屏山时地委领导采取的几进几出的战略措施。他说：第一次进屏山是乐山地委鲁大东政委组织的。宁道贵带的九十团三营（加强营）一直在屏山石角营各地活动，伺机歼敌。整个军事形势是好的，都报告了鲁大东政委。当我们进屏山到了干剑口时，李仕伟要求走前头。第一次进屏山路上很顺利，没有打。撤出原因是为了不背包袱，便于寻歼陈匪主力。

方驰辛同志说：第二次进屏山是电台问题（用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地委不叫进屏山，电报叫进屏山，当时县委意见，可以在屏山扎根了，但地委打电报要求赶快撤出。第二次撤出是地委的统一布置，同时撤出的有屏山、马边两个县。我们撤到沐川待命。第二次撤出屏山时，我在乐山开会，电令要求撤得急，不及通知有关人员，致使朱瑞麟等同志被土匪杀害。走到底堡，又与大刀队发生一次肉搏战，晚上我才赶到底堡。第一次撤出仍是正确的，当时30师师长马忠全同志坐镇沐川，沐川本身也不安宁，仅守住了县城；陈超主力未就歼，金沙江南岸我主力部队未到，孤守在一个屏山城，仍然是个包袱。

方驰辛同志谈他们在屏山做了三件事：

一，第二次进屏山抓了统战工作。掌握敌特线索，进行分化瓦解，办了土匪分队长以上集训队，进行诉苦教育，没有一个跑的；办了《屏山报》，还办了黑板报，领导同志亲自写稿，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二，抓了政训班。招收政训班学员，训练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为后来开展地方工作准备了干部队伍。

三，抓了农民训练班。全县先后共计训练过农民八百多人，为开展基层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后来这些人多数成为历次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最后，方驰辛同志还简单谈了一下齐国材同志的情况。他说，齐国材参加了宜宾“役社”，宜宾“役社”是地下党员张家璧所创办。齐国材，我们是任用了的。他是川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龙华农民赵顺清也参加了川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又说，屏山“协解会”和“新民学会”都是进步组织，没起坏作用，他们的成员都靠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李仕伟同志谈屏山起义

郭其弟整理

一九八四年八月上旬，中共屏山县委统战部的同志在南充“四川省蚕桑学校”的宿舍里会见了李仕伟同志，请他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解放屏山时的情况，并作了记录，下面是李仕伟同志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委任我为屏山县县长。和我一起委任的县长共有六个，当时还登了报的。临走前王陵基还训了话。我原是王陵基的部下。聂源熙看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任命消息后，他专门到宜宾来接我去屏山——聂在省民训处受训时我是分队长——在路上他还给我介绍了有关屏山的情况。我到职后没见到上届县长，三、四个月后屏山就解放了。

“乐山专署专员陈荣寿和我是同学，在解放军或工作人员从沐川给我打电话之前，我给陈荣寿发了个电报，内容大意是‘解放军即将来临，是否起义？请示办法’。陈没理我。以后陈荣寿跑了，这藏那躲，结果被解放军把他围住打死了。我们县府有部电台，设在县府对门，我走时交给了解放后的罗县长。

“我在没去乐山见鲁大东之前，不知是解放军还是工作人员从沐川给我打电话来说，要我把屏山掌握住，不要乱动。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我是知道的，因一九四六年我在解放

区山东泰安被俘，是陈毅的部队把我们俘获的。在南京学习了半年，我在整编的72师当上校处长，我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了解的。在接电话后，我就以县长的名义发了一纸油印的布告，交各区、乡张贴。布告很简短，只有一百多字，内容大意是号召各界遵守秩序，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布告发出还不到三天，听说有国民党溃军打来了，因为搞不清情况，只好把已贴出的布告扯下来。原来是国民党72军副师长杜永鑫和吴团、张团的部队退到山区准备打‘游击’。团长吴让到福延给我打电话说，‘我来朝贺你了’。我表示欢迎，说，我是你的先头部队，一切按我安排的办（指住、吃）。到屏山后，我杀猪宰羊招待几天，他们要走，我除招待全体军官外，还专门办酒席请三个头头。

“72军军长郭汝瑰从宜宾打电话来找我，叫我做张、吴团的工作：‘做个好事，把他们动员回来，你是72军的老同事，要帮这个忙！’经我游说一番之后，杜副师长、张、吴团长回到宜宾去参加起义了，唯有吴团的营长陈超坚持拖出去‘打游击’，还有张团一个连也跟陈超去了。我在劝吴让时，他在脖子上摸了一下说：我这个脑壳还是要留着——意思是愿意起义。

“张、吴团他们走后，在一九四九年冬，我带上警察中队长洪铁光等人到犍为迎接解放军。多数人留在清水溪，我和一个勤务兵去乐山专署会见鲁大东。会见后我把来意向鲁作了汇报，他说：‘你回去吧，到犍为找方驰牟政委，我跟着组织部队。’我从乐山坐黄包车到犍为，见了方政委和罗县长。我在犍为住了一天多就同方政委他们一道回屏山。方政委第一次到屏山没住进县政府。我请他住在县政府，方政委

只笑了笑，没置可否。

“我办完移交后，由解放军一个排送我到乐山专署，只有我和我的勤务兵。到专署后，有个送我的解放军战士说：‘我现在交脱了。’

“我在乐山学习了一个多月，每月发给我160块钱生活费。以后组织上送我到川南行署（泸州）住‘革大’，学了六个月。一九五零年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泸州市政府，有个科长叫我教书，我说不会教书。最后派我到泸州农校当总务主任。一九五三年农校解散，调江津园艺学校。一九五五年园艺学校停办，调四川省蚕桑学校（南充），工作到现在。我是起义人员，解放后也没受过处分。我77年已退休，今年11月满80岁，原籍是合江县。我三个儿、三个女都在工作，在屏山生这个女叫李良屏，后来改为李良平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有关解放屏山二、三事

吕甫章口述 屠永康整理

一、特务张元良窜逃屏山和陈超叛乱

解放前夕，何耀先在重庆介绍张元良来宜宾，并带着何的儿子一道，目的地是去屏山，顺便把何的儿子带回老家，到宜宾时住在和昌公司。据何耀先信中介绍，张在“重庆行辕”工作。见面不久，张即大谈其国民党准备如何“游击”，如何“反攻”，如何在西南“扩充实力”等反动言论，我则不问亦不答，只作敷衍应酬。第二天，突然有一个在宜宾税务局工作的名叫黄丹书的人找他密谈，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事后，张对我表示不到屏山去了，要改道上乐山，并要求把何的儿子交给我，将来便中带回老家。我为弄清张的去向，借送他之机，跟去铜关码头，亲见他上只小船，向上游拉走，这就证实他上乐山是假，去屏山是真。

解放后，我即把张元良逃窜的经过告知宜宾公安处李阳同志，他表示立即派人上屏山侦捕；我也写了介绍信给吕蜀熔，告以张系“重庆行辕”特务，务必大力协助侦捕。但公安处派去的同志多方侦察，都未能找到踪迹。这可以说明何霁光掩护张元良是十分严密的。

五零年陈超匪部叛乱，陈超就通过张元良的关系拉拢何霁光、吕镇华等一伙垦场的武装力量，窃据了雷马屏。

二、支援来宜宾避难的群众和对失足青年晓以大义

福延小学陈大定、刘××、何××三位青年教师，因帮助宣传过党的政策，被迫离家来宜，到和昌公司来找我，表示：生活上需求资助，工作上需要帮忙。我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当即安排他们在和昌公司食宿。后来，除刘××因家庭要求返家外，根据陈大定的要求，我去信宜宾县政府联系，安排他在宜宾县教书；何××表示愿继续读书，我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使他在“川师”毕业。

有一个宜宾白花场的人，姓名不详，陈超匪部委以“游击司令”。他本身有武装力量，从屏山下来返回白花场，妄图发展组织，袭击解放军。一行四人，住在走马街栈房里。其中有一个屏山夏溪场陈玉阶的兄弟陈玉璋，年龄只十七八岁，因以前我曾经照顾过他家生活，所以我认识。那天他来和昌公司会我，才告诉我上述情况，并请教干得干不得。我当时不好讲，要他在晚上摆脱另三人的监视，单独来会我。我随即把这事告诉李阳同志，公安处即派人跟踪上白花场调查。

晚上陈又来会我，我晓以大义，劝他不要上当受骗，但也不要中途就走，引起怀疑，可到白花住上二三天再走。当时我给他三块银圆，备作回宜宾的川资。

三、提供敌情和参加雷馬屏剿匪计划的讨论

有一天，李阳同志来找我开个小会，我随同去军管会。

军管会有位王一同志在等着——办公室的墙上贴的都是雷马屏的军事地图——为初步制定剿灭叛匪和解放雷马屏的计划，征求我的意见。

我根据雷马屏一带来宜避难群众告诉我的情况，参照地图，提供了新的敌情，引起了军管会王一同志的极大注意。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建议在战略上要采取聚而歼之，切不可使匪部此集彼窜，更不能使其隐蔽在深山老林，一时难于聚歼；战术上不能单从宜宾出兵，而需要联系昭通、乐山同时出兵配合。并请求把这次被匪徒逼迫来宜的雷马屏人士召集学习，作短期培训，选拔人员随军出发，便于每到一地即建设人民政权。

我还提出：因屏山等地历年种植鸦片，粮食较为缺乏；雷马屏边民，大都以烟土为财富，且吸毒者甚多，若即严令禁烟，恐难服人心；是否暂不征粮，所需军粮，亦由宜宾办运？

李阳、王一同志听了我的建议，非常高兴，除其中暂不征粮一项，需向上级请示外，其余均表示赞同。

编者按：本文提到的张元良，解放前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处长’”。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三日

屏山解放的前奏曲

冉 良 弼

一九四九年下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挥师直指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则如惊弓之鸟，望风披靡，纷纷宣布投诚起义。

当此关键时刻，中共宜宾地下党为了配合解放，狠狠打击国民党残部向西南地区溃逃时的过境骚扰，在宜宾筹组了外围组织“役社”。发展到屏山，接收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地下党的陈廷垣、廖运文、齐国材和我加入“役社”组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72军以军长郭汝瑰为首在宜宾通电起义。其中有张、吴两团的少数顽固分子裹胁残部逃窜屏山一带，妄图打“游击”顽抗。对此情况，中共宜宾地下党通过“役社”研究决定，派“役社”成员陈廷垣、廖运文、齐国材、刘大杰、萧道从、严克忠和我七人，携带《刘邓忠告》等大量宣传文件，分两路沿岷江、金沙江驰赴屏山，开展“协解会”工作。

我和齐国材及一位进步民主人士陈敬敷三人结伴从宜宾沿金沙江西上，步行两日至屏山。接着陈廷垣、廖运文等经鸭池、大乘而先后到达。我们住“一步两洞桥”附近的齐国材家里。当时屏山的基本情况是：旧政权已全身瘫痪，“日薄西山”；新政权如破土春苗，尚待成长。因此，人心惶

惶，不可终日，而留下来的上层分子，更是无所适从。我们针对当时具体情况，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决定首先以“安定人心”为主，在人心安定的基础上稳步开展协助解放的工作。于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屏山县人民协助解放工作委员会成立宣言》和“协解会”的《组织原则》，向屏山人民公开宣布“屏山县人民协助解放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并积极开展工作。

原设在县城东街的“中国国民党屏山县党部”，这时已是“树倒猢猻散”，只在大门外挂着一块“招牌”而已。我们把这块象征统治了屏山人民数十年的国民党的招牌取下来，换为充满生命力的“屏山县人民协助解放工作委员会”的吊牌。这儿就成了我们每天办公的地方。

我们回到屏山之后，城里的一群进步青年学生，以朱瑞麟、周发义、张怀清、黄汝清为代表，就主动来和我们接近。当时“协解会”决定由我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同我联系较多的是张怀清。他们正拟议用“学会”的形式把进步青年们组织起来，“协解会”竭力鼓励支持他们这一进步行动。“学会”组织就绪之后，在决定用什么名称时，张怀清曾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不揣冒昧地建议以“新民学会”名之，幸获采用。

“新民学会”经常以歌咏、舞蹈、宣传等形式密切配合“协解会”，不遗余力地开展协助解放工作。解放军进城后，学会成员绝大多数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政训班”。现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成长为各个岗位的领导骨干。唯朱瑞麟、周发义和“协解会”成员陈廷垣、杨守仁，不幸在解放军第一次撤出屏山时惨遭反动派杀害，为屏

山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我们奉命离开宜宾驰赴屏山前，组织上曾通知我们：乐山方面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向屏山进军。所以我们回屏山后，在积极筹组“协解会”和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还抓紧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工作。对各阶层人士的发动、组织工作由齐国材负责；联系学校、组织学生的欢迎队伍等由我负责。我想，既然是“欢迎队”就不能是“哑巴队”，应该唱点什么才行，而唱“旧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幸而我在外地时曾向解放军学会一支《跟着毛泽东走》的新歌。当时县里的中、小学都已放假，而中学生大多分散各地，不易召集；只有小学生家住城区的较多。于是，我找“县小”校长聂泽梁商量，请他召集尽可能召集的“县小”学生，按时齐集学校，由我来教唱《跟着毛泽东走》这支歌。对我来说不仅是破题儿第一遭，在屏山来说也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事。教唱前，把唱词写在黑板上，接着就详细地讲解词意，然后逐句教唱。青少年是最乐于也最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孩子们不但到得很齐，而且一个个都专心致志地学。因此，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就把一支不算太短的新歌全学会了。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千百万人朝思暮想的喜事降临了——屏山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时，“协解会”、“新民学会”的全体成员以及屏山各阶层人士和学生们的队伍，齐集在“凤关楼”外的金沙江畔热烈地欢迎亲人。学生们以烈火般的激情，放开歌喉，用整齐嘹亮的声音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雄壮激昂的歌声，伴着怒吼的金沙江水，拉开了屏山解放的序幕；为屏山的解放演唱了一首史诗般的前奏曲！

解放军进驻屏山的第三天。由“协解会”发动组织屏山各界人士在今中学操场召开“欢迎解放军大会”，由陈廷垣代表“协解会”发表了充满胜利的欢欣和热情洋溢的讲话。

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到来，锦屏山在顶礼膜拜，金沙江在纵情歌唱，屏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千难万险，高唱《跟着毛泽东走》的战歌，向新的历史征途大踏步地前进！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于西宁桂花溪

我参加解放屏山的回忆

周 万 基

一九八五年春节之际，举国欢腾！屏山人民迎了解放后的第三十五个新春佳节，更令人格外喜悦。今年城区人民辞旧迎新，比往年更加热闹——我不是在这里描绘节日的胜景，而是往事如烟，心潮起伏，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感慨！我怎能不想起三十五年前到屏山过第一个春节的情景呢！触景生情，使我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一）进 军 西 南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迅速解放了南京一带地区。二野战军按党中央部署，做进军西南的准备，并招收青年学生组成“西南服务团”。而我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以下简称“军大”），本来是为部队培训干部的，因要解放西南，就需要大量地方干部去接管，所以在纪念建军节会上二野李达参谋长就指示我们“将来要向西南进军”。八月二十六日，二野张际春副政委来校做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号召我们：“打到西南去，解放四省（即四川、西康、云南、贵州）七千万同胞！”全校师生积极响应，整装待发。当朱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会上，发布“向西南进军”的命令后，刘邓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南挺